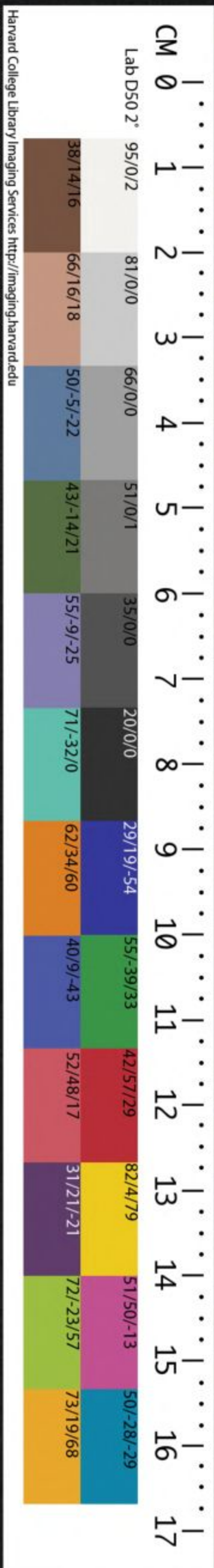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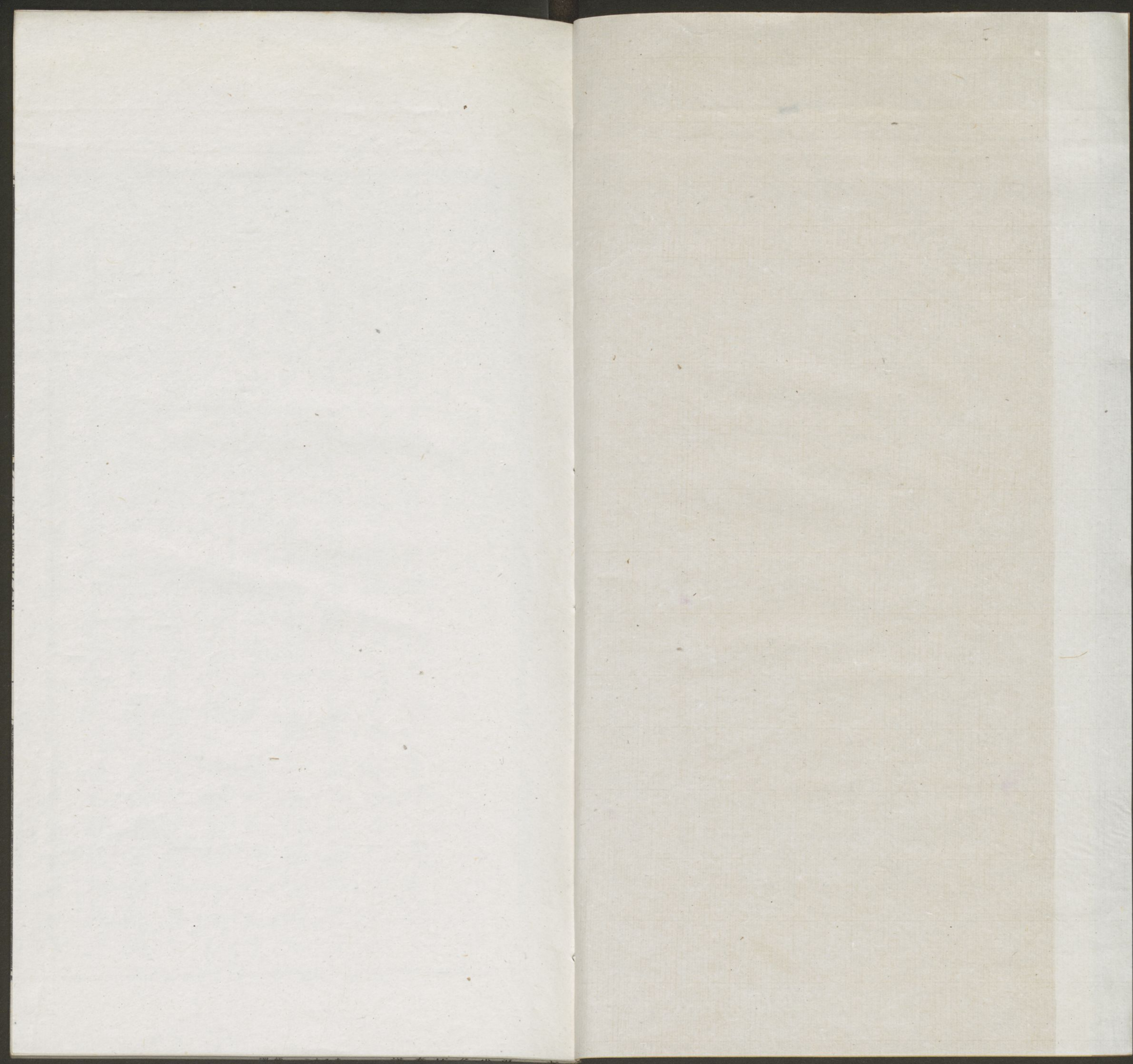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78

T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三

經國

宋欽宗靖康初。歐陽徹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時。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言得失。辭旨切至。上善之。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臣以是知太宗除隋之亂。致治之美。貞觀之風。高邁唐室者。以其能聽藥石之言故也。臣伏讀聖詔曰。惟藥石是求。竊知陛下盛德函容。廣求諫諍。直欲明四目。達四聰。與虞舜異世而同軌。天下忠臣義士。能以骨鯁之言。上千天聽。必蒙其藥石之報矣。臣以是狂妄昧死。忘其微賤。於聖詔起兵之日。條陳安邊禦戎十策。撰成萬言書一封。陳乞所部。為奏朝廷。臣之本意。非有它望。實欲奮身報國。願效馬革裹尸。以立忠誼之名於天下。庶使保位持祿。葦間風而慙汗。適丁遞角不通。州府未許發奏。臣於是退處逆旅。棲遲無憊。自恨宵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藏印

中雖有忠誼之氣抑鬱而不達。一旦餓死溝壑而名不聞。則與草木俱腐。與其飲恨而死於蓬蒿之間。孰若抗直節而死於斧鉞之下。臣於是復採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可以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共十事。再撰一書。乞併為奏達。臣言狂真。然皆當世切要。仍得於輿議。非恃一己之私見。伏願陛下明斷而必行。則天下風俗尚可追復祖宗之時。儻或以臣為無補於世。則臣甘心就誅戮。第恐天下衰敗而不復振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則生民之幸也。臣聞為天子者。貴乎聰明神武。決於聽斷。見善明。用心剛。不牽制於權臣。則天下雖大。四海雖遠。可運用於股掌之上矣。臣伏觀陛下。不崇飾恩偉。不聽任姦臣。不輕齎祿。不濫賜予。不奪民居。以營燕遊之地。不竭民力。以廣無用之費。不不急之務。擢忠義之臣。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則聖德高妙。自有生民以

來。未有倫擬。觀其初即位。慨然睿斷。選用忠良。志平僭叛。悉誅六賊。以謝天下。則太平之治。似可指日而待。豈意金賊復爾猖獗。使黎元被害。國本動搖。辱莫甚於今日。臣竊知其所自矣。臣聞陛下自誅六賊之後。英斷不及前日。既而朝臣擅權。言路復塞。忠言嘉謨。不聞于上。故朔方初寧。恬不為備。既失信於夷虜。知其必為患於中國。而不能為防禦之術。宜乎兵端四起。茫然失措。始募天下之兵以禦之。則後時矣。陛下若欲大有為於天下。以成中興之業。則當效漢武帝以雄才大略。自任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共圖治功。又當效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使吏稱其職。民安其生。則功業顯著。帝祚無窮矣。今也徒能為文景之恭儉。雖可以為天下先。然服三浣之衣。不能却百萬之虜。可為持盈守成之君。非興衰撥亂之主。臣願陛下以古為鑒。乾剛果斷。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庶使祖宗社稷不危於夷

虜之手則萬世之幸也。此臣所欲言者一也。臣又聞王者用人非難
盡其材之為難。觀唐太宗責任大臣。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
疑。故人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下逮開元之間。明皇
勵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亦言。聽計行。力不難。而
功已成。則將大有為之君。必委任股肱之臣。然後能圖回天下之治。
臣竊見陛下擢用大臣。任之雖重。而委之不專。故腹心之寄。耳目之
託。易於動搖。難以成功。讒言一投。其隙雖社稷之臣。亦忘大功。而擿
小過。則天下失望。而國威不立矣。臣愚欲乞陛下選用近侍。必精鑑
而博採之。知其可大用。則任之勿貳。若成湯之於伊尹。委之阿衡。而
無疑。若高宗之於傅說。擢之版築。而無間言。必從。諫必聽。都俞賡歌
於一堂之上。使風化行乎萬里之遠。則臣將見帝堯在上。夔龍為相。
炳然與三代同風矣。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聞諸葛亮之為相也。

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善無
微而不取。惡無纖而不貶。則天下平矣。臣竊見朝廷大臣。薦黜人材。
皆不取天下之公議。用之不過酬私恩。謫之不過快私忿。非所謂
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弃之也。如是。則賞不以德。罰不以
罪。殆有甚於上皇之時。將何以厭民望哉。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詔旨。
革絕此弊。凡大臣有所升黜。必詢于臺諫之臣。決其可否。宰相曰可。
臺諫曰不可。宰相曰是。臺諫曰非。則召館閣之臣而問之。僉曰可。然
後用。僉曰否。然後去。庶幾用舍。合天下之公議。則忠言日聞。于朝。民情
不屈於下矣。昔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情受。賞以寵加。綱紀於是
大壞。可不成哉。此臣所欲言者三也。臣又聞黃霸之材。長於治郡。裴
其為丞相。則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裴
願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則人之才能。各有所宜。古之用人者。論

德而定位。量能而授職。甚若籛條蒙瓊。咸施直罇。聳者司視。瞽者司聽。雖小有所用。尚且不違其所長。矧夫欲任之以經營天下者耶。臣竊聞耿南仲特能作章句。儒貫綜墳典。為書癡。經醉而已。至於臨機應變。則智不足。與有明識。不足。與有斷。其道德雖可尊。而謀猷不足。採必不能。度長慮遠。以立大功。其於謀王體。斷國論。決非所長。臣聞其妬賢嫉能。懼人之軋己。則已非社稷之臣者也。陛下不忘其師傅之恩。則富貴之可也。眷乎之可也。使之擅天下之權。而與國家之大計。則不可也。臣愚欲乞陛下處之以講讀之職。使論道經邦。通王耳目而已。無以儲官之私恩。而壞祖宗之社稷。臣嘗觀蕭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真社稷臣也。藉師傅之恩。而應位將相。親昵無間。及其謀泄。隙開。讒邪遇之。尚為石顯所譖。竟飲鴆自殺。况南仲智謀不及望之遠甚。徒以文墨而位羣臣之上。臣恐陛下本以報之。反所

以害之也。此臣所欲言者四也。臣又聞忠者社稷之衛。故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于木處魏。而諸侯息兵。則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一賢而制千里之難。在古固有之。方今朝廷之上。亦不乏其人。陛下尤不可輕用。慮失生民之望也。觀夫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則輕用大臣。是中其反間也。是速我後患也。臣竊聞李綱首建征伐之議。聶昌多秉帷幄之權。則二人者。元勳碩惠。文武兼備。使常參廟堂之機。必能使醜虜畏威而銷伏。然則社稷安危。實在二人之掌握。虜人視之。不啻讎敵。觀其用心。亦不過欲與民共休戚。與國同榮辱而已。其去就豈不係天下之輕重哉。今也綱以小過而謫之。散籍昌以奉使而寘之虜庭。是快金賊私忿也。是墮金賊計中也。臣恐鄰國得以此窺陛下矣。臣聞之。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退孔

子。宋任冉子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國以危。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信有是理。臣以是知李綱之黜。朝廷大臣必有陰為之譖者。不然。何遽至於此耶。陛下宜熟察之。臣前書固嘗縷陳其詳。於此又申言之。誠為國家惜此人故也。臣願陛下過此以往。無輕用大臣。方今濟濟多士。百僚師師。豈無一人德望之重。智謀之多。堪任遣使者。何苦以聶昌為此行哉。尤為陛下惜也。昔裴度逢時艱危。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為中興宗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縮喪氣。憚度之威稜。時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齡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遠俗。為華夷畏服也。如是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為國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為首。臣謂若昌者。正今日之裴度也。其出處繫國之安危。則醜虜聞風而懼服。陛下當引置帷幄。使諷議左右。震威華夷。以

定中國可也。豈宜遣之於外哉。此臣所欲言者五也。臣又聞昔蕭銑據江陵。李靖為行軍總管。軍政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掩耳。豈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臣以是三軍之出。能掩其不備。則萬全之策。臣聞金賊懼暖。必退師而請和。臣願於此時。乘其有怠心。借朝廷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往見虜主。而議和親。臣必能口伐醜虜。使之弛廢。而不為備。伏願朝廷簡卒練兵。遣良將統制。乘其隙而復滅之。必得所欲。無謂肅王為質。張邦昌未還。遂猶豫而不行。小不忍。則必致大亂。無謂臣布韋之賤。不能立此功。昔毛遂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定從於楚。而使趙重於九鼎。當其未用。亦若囊中之錐。及其既用。則穎脫而出矣。萬一用臣在計。必能却夷狄而安

中國則臣與邦昌固不惜一死以報國恩。雖肅王亦何足惜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與。此臣所欲言者六也。臣又聞古語有之曰。嘽嘽者易慮。默默者可防。故涓涓不塞。將成江河。一葉不伐。將尋斧柯。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則無水難。丈人之謹火也。塗其隙則無火患。皆貴其防之微。而杜之漸也。古語又曰。欲斷不斷。反受其亂。蓋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儲者。無卿相之位。則計誠知之。而弗敢決行者。百事之禍也。臣竊觀六賊既誅。其子孫雖以罪譴而羈留四方。然實為大患也。臣聞比者金賊入寇。童貫麾下。當時勝捷兵反。乘勢作亂者數矣。此亦將帥非人。不能撫御使之懷畏。故至此禍。然亦貫之黨類。尚未夷滅。而為亂之招也。蓋六賊門人。碁布星列於天下者。皆強藩悍將。懷私恩而視國為仇敵者有之。幸

災樂禍。而欲快私忿者有之。反為內應。而與賊同謀者有之。甚者陰懷叛逆。欲與子孫連衡而起。以刷乃祖乃父之耻者有之。嗚呼。當時六賊黨與之爵祿者。皆國家之賜乎。今日反歸恩於私室。而忘君父之大義。臣子之心。果安在哉。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殺之猶雀鼠可也。尚何所惜。若不正典刑以行誅戮。則國勢存亡未可保也。臣愚欲乞陛下睿斷。應六賊子孫。悉與殲滅。仍乞籍記其當時死黨。如鄧珣。范致虛。薛昂之流。不許典名。藩掌兵權。庶幾變不生也。其暴惡已章。如前日蔡州之倖帶。番人入城者。即與斬首以謝天下。仍乞滅族以絕後患。臣觀頃者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寥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等。供言蔡京亦嘗與謀。是時開封府尹林攄。并御史中丞余深。寔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方為掩覆。凡文欵及京者。必盡焚毀。京遂幸免。其後京擢攄深

於宰執者皆報其恩也。臣謂若據深之流。亦國之賊。懷私恩而背君父。其罪莫大焉。況不發京之惡。則是與之同謀也。今日亦當明告其惡。梟首于市。庶使姦臣賊子。望風畏憚。潛銷於冥冥之中也。臣又聞崇寧間。蔡京專權跋扈。壞亂綱紀。而人莫敢誰何。于時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乃能抗章數十。論列其罪惡。瓘等即被罪謫。飲恨而死者多矣。所存者惟何昌言一人也。今日陛下雖能用之。不過處之工部而已。非所以旌忠直之言。而為臺諫之表也。臣愚欲乞陛下擢之近侍。以賞其直。庶使朝廷忠誨之臣。肯抗章鯁切。指摘權臣之失也。今夫聖人有先見之明。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皆能圖患於未然。臺諫之章。有議權臣之失者。彼必熟思審察。然後敢聞天聽。其言必有益於國家。非為身謀也。臣願陛下每覽奏章。曲加省察。無以臺諫之言為輕也。臣竊聞聶昌頃時亦嘗疏蔡京之失。知

其必致大亂。上皇不加睿斷。便行竄謫。及御制鳴鑾堂記。反指昌為小人。意其離間君臣之義。既而京罪惡暴露。窺伺神器。動搖國本。上皇悔寤。擢昌於謫籍者。豈非思其言之當耶。借使上皇英斷。早從昌言。竄謫京於散地。委昌以攝叟之職。使振領綱紀。勵精威訓。嚴敕邊備。廣募熊羆之士。以振虎賁之旅。則國必不辱於醜虜矣。臣言輕不。足以取信於陛下。然臣所乞殲夷六賊之後。及乞誅蔡氏。死黨林攄。余深輩者。蓋臣竊意梁師成。王黼。李彥。蔡京。童貫。朱勔。當時勢傾天下。陰結黨與。誓生死不相背負。不滅其子孫。則死黨尚有異謀。死黨既有異謀。則朝廷不能無患。陛下為社稷計。為生民憂。則螻蟻輩何足惜。若不速於誅戮。則朝臣萬一掣肘。誰肯為陛下奮身者耶。誰肯赤心以圖國家之大事耶。臣所謂默默者可防。正指此也。又所謂欲斷不絕。反受其亂。亦指此也。臣願陛下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無猶豫

而不決。無濡滯而不行。禍如已迫。悔之何及。然臣書既達。天聽必有
大臣為六賊子孫鑽皮出羽而為之掩覆者。棄短取長而為之引援
者。陛下亦必狐疑猶豫。以臣之言為狂妄。以大臣之計為可信。臣知
此而必欲獻其說者。忠誨之氣不可遏也。陛下能用臣計。悉與殲滅。
則祖宗有靈。而社稷有福。為大臣誤不用臣言。則臣恐他日禍起。陛
下思臣之言。又復若思种師道勸滅金賊。餘黨而不從其計矣。機不
可失。願陛下裁之。觀夫蝮之螫人也。螫指則斷指。螫臂則斷臂。所以
去小而全大也。陛下若欲長有天下。宜取法於此。此臣所欲言者七
也。臣又聞諸路監司。本以澄清天下之吏。而為天子耳目之官。其實
欲革貪暴而進明良。去姦雄而取忠義。奈何擢用非人。比年以來。姦
賊狼籍。自不廉潔者。每每有之。凡所按臨。因緣為姦。賄賂公行。以曲
為真。徒有舉察之名。適滋擾攘之患。甚至其所舉京闕。陞之職。朝

廷法意。本欲選用賢能。分職率屬。聯事合治。良法美意。非不善也。奈
何積弊既久。習以成風。或以賂進。或以勢取。挾親姻者有之。恣恩倖
者有之。故其所舉多不稱職。真賢實能。反沉沒下僚。不與收錄。臣愚
欲乞應選諸路監司。宰相不得自專。臺諫之臣。許辯論其當否。必得
剛明果斷之士。以膺此職。則天下無患乎不平也。應監司受職之日。
願陛下召而面遣。丁寧告戒。使無曠爾官。則人人思效死以報國矣。
仍乞立法禁絕。其出按州縣。無以頃時受官吏。哀聚金銀。出界迎接。
先次交與。謂之常例。所有歲舉之官。亦乞嚴行賞罰。令審實其才能。
因其所長而舉之。一不稱職。則貶其繆舉之罪。而不恕。如是。則內舉
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以公議取人。而鬻舉狀者。無有也。臣聞之書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詩曰。念茲皇相。陟降庭止。古之賢君。其用
人也。升降有法。功罪各得其真。故為人所保。為人所保。故帝祚綿遠。

也。今陛下選舉之法非不善。臣輒以為不公。奉行者非其人也。陛下若能大明賞罰。以懲斯弊。則天下幸甚。今監司徒知舉官而已。未聞某人因其罪而黜之。縱有因而發擿者。不過交結權貴。致一言之助。則又復遷緩而不行。故使州縣之官。不遵箴誡。肆意貪暴。恬不知耻者。為其無黜責之罪故也。臣愚欲乞陛下嚴勅諸路監司。歲限發擿部下姦賊者幾員。仍要事跡暴白。僉議允當。然後許奏。若因讎隙而擠陷者。反坐其罪。仍乞遴選臺諫公直之官。埋輪如張綱者。每路以一人為觀察使。歲令兩行巡察。監司守令有受賄挾私而舉官者。有姦賊罔民而枉法者。有濫濁而不修身檢者。有怠墮而不勤王事者。悉令密奏。朝廷嚴行竄謫。應民有大屈抑。許實封投狀於觀察使。附述以聞。仍禁約使臣所歷州縣。除飲食之外。不許受燕。不許買物。不許私謁。如違禁令。反挾勢而殘民。若頃時廉訪之出。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則許監司糾察申奏。亦當黜謫。仍乞諸路歲換一人。慮其久則姦生。許起有功而無過者。別與旌賞。如是。則有官君子莫不砥節礪行。漸自標榜。以拔流俗矣。此臣所欲言者八也。臣竊觀守令非人民受荼苦。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孱懦少斷。無幹局之譽。貪饕不廉。賊民之脂膏者。易地皆然。甚者注調京闕。即尋部下富商巨賈。預貸金以為費。俟到任而償者有之。養俠客於門。以訓義方為名。陰令搜求賄賂於外者有之。故或下車未逾數月。收拾金帛。製造器皿。已擬豪右。酣酒嗜音。夜以繼日。惟恨腹隘而不能恣口於飲。力憊而不能肆情於色。至於聽訟理民。則偃蹇而不暇。故民有屈抑無所從訴。或本欲訴冤。反受罪責者多矣。良民士子。周身術淺。不幸罹於憲網。仇敵者又從而賄賂有司。下石傾擠。或陰殺于獄。或以枉為直者。比比皆是。東南之民。痛入骨髓。造怨無窮者。良由守令不得其人也。嗚呼。聲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矣。今日金賊之禍。未必不原於此。以臣觀之。守令雖多。求其能盡忠竭節。宣布詔令。求民之瘼。以聞于上。推君之澤。以被于下者。千百無一焉。如是而欲郡縣之治。不亦難乎。陛下久處東宮。知民事之艱難。守令之弊。必稔聞而熟講之。自即位之日。天下欣戴。自謂前弊可以頓革。夫何日甚一日。守令姦賊。殆有過於頃時。此亦陛下不能明於聽斷。以發擿伏姦故也。臣愚欲乞陛下勵精為治。躬覽萬機。專委監司。發擿諸路州縣之官。有姦賊污辱之甚者。考覈其實。誅戮數人。以激貪懦。所謂懲一以戒百者。此也。又乞戒勅吏部。注差縣令。不以資格。必審實其才能。長於作邑者。然後授之。痛懲銓選受賂之弊。蓋比年吏部注差。無非賄賂。其原既不清。則其流必濁矣。仍許臺閣之臣。歲舉堪試縣令者幾人。則令尹無患乎乏人矣。應拜刺史。則許臺閣連章薦擢。亦不論資格。第

欲得廉潔明斷。公直無私者。以表率一州而已。仍乞陛下每授千里之寄。必召見試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者。罷之。則太守可以得人矣。昔漢宣帝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太守之職。尤不可輕。臣愚又欲乞陛下。審察應太守功勤。既著治聲卓偉者。宜加旌賞。或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以封侯。公卿有闕。則擢而用之。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則行之固有素矣。觀夫第五倫擢自蜀郡。而為司空。虞廷自南陽太守入而為太尉。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則郡守入而為三公者。有之。朱邑守北海。以治行第一。入而為大司農。召信臣守河南。數增秩賜金。召為少府。列於九卿。韓稜守南陽。政號嚴平。入而為太僕。則郡守入而為九卿者。有之。陛下舉而用之。其策豈不良哉。縣既得

人。則貳邑之佐。無患乎不公也。太守既得人。則貳郡之倅。無患乎不明也。郡縣之治。可跬而待矣。此臣所欲言者九也。臣竊觀入仕之源。太濁。故天下冗官散職。紛紛籍籍。蠹國賊民。莫此為甚。陛下若欲立太平之基。以復祖宗之治。則當惜名器而清品流。如任子則世祿以賞有功。鬻爵則輸財以濟國用。二者皆欲罷而不能。至於流外奏名。權局三者。皆非國家長久之策。何苦而不罷耶。今夫盜胥猾吏。舞文玩法。竊弄威權。欺逼良民。當其平居。運謀籌算。不過欲枉尋直尺。以窺財利而已。及其晚節。反授之以職。使涖官臨民。則貪暴殘賊。有過於平時矣。豈能為民之利哉。流外胡為而不罷也。布帛之士。當妙年取高第。則欲致君澤民。立功名於當世。故能自重其威權。然一有所溺。尚且不惜名節。而肆為不檢。矧夫桑榆晚景。得薄祿小官。其志豈有遠大之望哉。不過問舍求田。規規為子孫計而已。志不出乎此。則

苟可以趣利者。無不為也。故凡奏名之官。歷任未久。遽能致富者。不可勝數。臣愚欲乞應奏名者。例與文學之職。以報稽古之勤。不許涖官。以去其蠹民之害。見在任者。並放罷。及諸路官司。有關監司。得授權局。此尤不利於國家。蓋一官纔闕。紛然交爭。或鬻爵而未補官者。或授差而未交代者。或世祿而閑居者。延頸舉踵。窺伺有闕。則掃門求見。望塵雅拜。而乞憐者有之。持金以賂監司。而未求者有之。市書於權門。而未求者有之。如是。則所責己不貲矣。設心措意。宜如何哉。非有志於為國而理民。其實欲借勢而殘賊耳。臣愚欲乞陛下嚴行止絕。諸路權局。應有官闕。即急申部注差以補之。如補官未到。則許同僚兼管。應見權局者。並放罷。則冗官可去。仕路可清。姦賊之風。亦於焉熄矣。此臣所欲言者十也。臣又覩比者。屢頒詔音。停罷諸般科需。此足見陛下矜憫編氓。日淪凋瘵。息至渥也。然近自軍興。而安撫經制

司每責辦於州縣勢亦不得不然。故或以金銀或紬絹或錢米。或夫馬或起發應副。或存留準備。不一端而足。竊見諸州縣多以五等簿籍按之。又類責辦於上三等入戶。胥吏追呼。勤以軍期。急速為言。甚者半夜打門。左手示引。右手索物。曾不肯旋踵也。借使上三等中皆富足。溫裕之家。則猶云可也。其間困於供輸。昔富而今貧。不得脫去等第者。無慮三之一。故方是時。雖欲賣妻鬻子以應之。而迫於晷限。不遑也。况科目既繁。且源源而不絕。計無所出。遂至棄去屋廬。逃亡離散。可為流涕。如東南土薄。視他路為多。貧去金戎為甚。遠賊兵初不能撓。而民已不克安堵。古語有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此類是也。臣深究其弊。皆緣產去而稅存者多故也。或居城邑。則有產業售盡。戶括稅錢。隨以除矣。其所以不得脫去於等第者。三歲推排營運錢之法。行之者非其人故也。且推排本法。每三歲會入戶于州。俾

共指證之曰。今某家富。某家貧。計其升降而增損之。各不許過分焉。柰何比年奉行之官。徒懼減失和買課額。於是欲增可也。欲損不可也。觀夫甲實貧而無所營運矣。猶未從銷退。必待乙之富者。樂與之承替。而後可。然法意初不爾。今一州萬一可增者百人。而可損者或倍之。則半是虛存之人矣。其或囊乏之輩。直指一豪民而訟之。則彼恃賄賂公行。請託勢要。不可與為敵。過此以往。又遲三歲矣。三歲之間。其科需不知其幾端。而三歲之後。又安保其不復如是耶。以是雖均謂之上三等。而無其實者多矣。至於四等五等。有蓄財隱實。素無差役科細者。乃恬不知憂。使親見者不平之氣。為之拂膺。臣伏願陛下速降詔旨。俾見今凡差役科需。不得拘守舊籍。可先勾集逐鄉坊五等人戶于縣。使眾議供析本界有實富實貧者。而籍之以備差科。不限見存等次。庶幾得其當。而屈折流遁之民。將鳩類集。族還土著。

矣。待其推排之年。有果可銷退者。即與降等。不必須有承替之人。雖
減少舊額過分。官吏無罪。夫惟銷退無難。則承受者亦不憚矣。臣伏
聞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竊見曩者議臣言事。多以利國為主。而有
害民者。則畧而不卹。臣獨以為非是。大抵無利於國。亦必未有害。至
於有害於民。則非徒無利焉。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衆非元
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今橫目黔首。乃膏流節離。號呼騰蹈矣。為
邦國何。臣謂與其失人心。孰若失和買之為少也。此臣所欲言者十一
也。臣聞之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臣今日所論之事。
其言雖荒唐繆悠。不足以取重於世。然搜羅天下利病。幾過半矣。可
以箴朝廷之膏肓。去國家之殘蠹。以全活生靈也。陛下若不從而
改。則臣徒勞辭說耳。徒費紙札耳。孰若鉗口結舌。以全身遠害哉。臣
非不知忠言告鯁。必犯天威。罪不容誅。然臣所以甘心而為此者。誠

恐朝廷之官。持祿保位。畏憚權臣。而不敢言耳。陛下若能。用臣狂計
以安天下。則臣雖蒙市朝誅戮。亦所願也。干瀆宸聰。惶恐無地。伏惟
陛下矜憐之。

徹。又上書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當盡其忠。有官守者。當修其
職。臣布韋之賤。身在畎畝。無言責之辜。無官守之責。然惓惓不忘君
父之義。願盡忠竭節。以報國恩者。臣竊見猾虜肆毒。害及天下。陛下
北顧垂涕。頒詔起兵。詞旨懇切。讀之者莫不寒心。正宜忠臣義士。感
激自奮。捐軀報國之時。而州縣之官。尚且酣暢自適。殊不以國家為
念。臣以是知有言責者。未必肯輸忠。而陳謀。有官守者。未必能脩職。
而効事。布衣者。若復緘默。則民之困苦。無由聞於天聽矣。臣於是忘
其上干鈇鉞之誅。摘當世之利害。撰成萬言書。兩封條陳。二十餘事。
實可以保邦御俗。安邊禦戎。一以投州府。而適丁道塗之艱。一欲投

經制而慮有浮沉之失。臣思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臣身寄萬里之外。雖有忠義之氣。鯁諤之節。可以扶翼委靡之國勢。可以撫綏愁歎之黎元。然姦諛者忌其進。權貴者嫉其直。則臣言何由聞於上哉。孰若拂衣而別故鄉。擔簦而干帝里。併携二書投于闕下。則朝進而莫達矣。何苦規規求人之保奏哉。臣於是羸糧重趂而來。願以所陳干瀆天聽。臣思其間皆國家急務。不可後時。遂先投于安撫司。乞為速達朝廷。伏願陛下俯加容察。則天下幸甚。然臣聞之。昔者齊萬年反。朝臣畏恐。周颯強直。乃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緯。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立。臣以是知王陽欲為孝子。則不能全於忠。王尊欲為忠臣。則必不終於孝。臣幼失所怙。老母無白。今既割慈忍愛。齧臂而與母永訣。則孝道毋復全矣。臣若復忌憚權臣。而不敢言人之所難。則是釣虛名耳。是猶畏死耳。非惟赤心以報國也。

不若披肝瀝膽。忠盡底蘊。敷奏利害。而無隱情。使陛下讀之。感動則生民受賜不淺。臣所以妄冒自前。復敢以十事撰成此書。上瀆宸聰。臣前後所進三書。言雖訐直。似失臣子之理。然法度可行而未行。紀綱可罷而未罷者。臣悉陳之矣。陛下若恕其狂直。而少加睿斷。則社稷可以復存。生民可以全活。古語有之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良藥苦口而利於病者。其斯之謂歟。臣聞之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唐有天下。傳世二十。所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惟太宗以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彥。故能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由漢以來。未有也。玄宗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溺所愛而忘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憲宗晚節信用非人。怠於防微。不終其身而變生肘腋。悲夫。臣嘗即是而知人君之憂勤恭儉。

未足以為難。惟終始不變所守。至於持盈守成。及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者。為尤難。臣竊聞陛下即位之初。減乘輿服御。設宮女。罷苑囿。焚玩好。務以恭儉為天下先。以至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除民害。備舉法度。疏剔衆弊。雖古先哲王。未易過此。臣固知去年春。金賊悔過。而效順者。實以天人之心。歸于陛下。故感格如此。既而金賊復尔。深入踐蹂。侵侮無所不至。於是天下惶恐。莫知所自。無乃積弊既久。邊隙創開。而難於支持歟。抑亦將帥非人。不能預為之防歟。不然。則天意以此警陛下。使不變其初心歟。三者必居一於此矣。臣覩陛下流涕而祈于皇天。哀詔而告于衆庶。夜分不寐。曰。惟蔬食。則非不憂勤也。非不恭儉也。非不以生靈為念也。金賊尚尔者。何耶。臣遠方賤士。妄意國家法度紀綱。必有未當天意者。政事號令。必有未厭民望者。百姓困苦。必有未聞于上者。官吏貪暴。必有愈甚於前者。故皇天以此

警陛下。使明鑑而熟察之。不然。何遽至於此耶。臣願陛下奮乾剛。果睿斷。欽脩明聖之德。曲盡憂勤之心。飲食起居。顛沛造次。悉以天下為念。法度廢而未脩者。舉之。使宜於民。政事久而已弊者。革之。使便於俗。搜百姓之困苦。而速降之。鑑官吏之貪暴。而亟誅之。如天之運無所牽制。庶使上當天意。下合民情。則胡賊無足慮。而天下可從安矣。臣覩陛下即位以來。立法頒詔。非不善也。奈何州縣之吏。尚襲前弊。不克奉行者多矣。可不哀哉。且古之為臣者。視儀而動。聽唱而應。文王勤勞。則在位相率而為勤勞。文王節儉。則在位相率而為節儉。是則是。倘皆得於觀感之間而已。况其詔令頒告。安得而不奉行耶。且如陛下節儉之至。誠可為天下先矣。宜乎百官士庶。莫不仰法於此。今乃上自朝臣。下及衆庶。侈靡之風。過於前日。故州縣之官。有請三月之俸。不足以償一會之費者。庶人家。有鬻二頃之田。不足以

充一女之聘者胥吏之衣僭於公卿。倡優之飾擬於妃后。騶從與士子無間。伶人與良民混雜。夫百人作之不能友一人。一人耕之聚而食者不啻十人。如是而欲天下不飢不寒可得乎。飢寒既切於肌膚。欲其不為姦邪可得乎。亡等僭上之風。凌弱暴寡之態。莫不基於此。賈誼所謂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而庶人夔妾以緣其履者。復見於今日。亦為陛下長太息者屢矣。昔楊綰素性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族。遣之者清譚終日。而略不及名利。欲干以私者必內媿止。其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觀堂第一。即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馭百數。省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嗚呼。綰特為唐名臣。躬行儉約。一旦輔政。尚能風化於當時。而使之畏憚莫敢僭侈。矧夫植一人之本。形於天下。

之風者。實在於陛下。今也恭儉如此。天下臣子反僭侈而不從。其化則是欲使我宋天子不及唐一名臣耳。臣以是知為君者。能盡君道。如堯之所以治民。為臣者。反不能盡臣道。若舜之所以事堯矣。陛下萬一不然。臣言試察在朝之臣。有儉約守節如楊綰者耶。朝廷既難其人。則州縣之官不足道矣。臣愚願陛下憂勤日加而無已。恭儉有隆而無替。庶使四方萬里日以變化。而不見其迹。則風俗無患乎不革也。臣又乞金賊掃蕩之後。明詔頒告天下。宜以儉約為尚。應有官之家。及士庶胥吏。倡優服飾費用。乞妻所司立為定制。各有差等。不容僭侈。有不遵令者。並依違制論。無似上皇時。徒為虛文。而不能必行。則貴賤有別。而混殺僭上者無有也。蓋今日風俗委靡之甚。若非繩之以法。則不能丕變天下之奢侈。此臣所願陳者一也。臣又聞唐有天下。絕而復續者屢矣。德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

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忌。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幽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于賊廷。鋒鏑集于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社。不失舊物。至於昭宗為人。明儻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故唐之宗社遂不復振。臣以是知國家顛危之際。若得將相以為內外之助。則杜稷尚可復保。若將相乏人。則雖有欲治之君。而無輔翼之臣。寢成其亂。遂至於不可支持矣。方念邊寇遽起。欲危社稷。殆有過於奉天之難。乘輿雖未播遷。然生民塗地。禍患並作。幾不可救。陛下憂勤軫念。元元可謂至矣。然臣竊意朝廷大臣未必人人文足以附眾。武足以勝敵。而可使之出將入相也。臣何以知其然耶。臣竊聞金賊退師之時。朝廷大臣有許其割三關租

稅之約。以秋半為期。當時可從從之。不可則知其至期無報。必為我患。蓋預起天下精兵。以機而覆滅之。不尔亦蓋預為之防也。反怡怡自如。恬不為慮。朝夕敷奏講論。不過互相詆毀。爭權怙勢。辨詩賦經義之得失。較王氏元祐之學術。設春秋之科。崇講讀之職。此皆太平之事。非國家之急務。當時孰若思患預防。運籌決策。殲滅醜虜。以振國威。則無今日之禍矣。逮其秋高馬肥。金賊復入。乃始為備。則不若用智於未奔沉之先。臣即此知朝廷將相智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徒能脂韋苟簡。旅進旅退。以保爵位。可以為太平之臣。不知當務之為急也。洎其變起。不識所謂絺章繪句者。可施於此耶。高談虛無者。能畫安邊之策耶。學春秋侍讀者。肯奮身而死國家之難耶。臣知其必無有也。臣願陛下以德宗得人為戒。以昭宗失人為鑑。知其所以亂。則我斯治矣。知其所以危。則我斯安矣。知其所以亡。則我斯

存矣。陛下過此以往。若能常以勵兵討賊為念。無忘今日之耻。無蹈覆車之轍。搜羅俊彥。延納虎臣。兢兢業業。無敢荒寧。則天下豪傑皆為我用。將相豈難其人哉。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舉之不以此。將相之才出矣。故伊尹耕于有莘。商湯聘之以為友。太公釣於渭水。文王立之以為師。漢用韓信。而舉軍驚笑。蜀用魏延。而羣臣觖望。陛下特求之未切。爾禮之未厚耳。無謂天下無其人也。脫或今日朝廷之上。有曹叅。蕭何。陳平。周勃。王陵。董圖。治於內。有韓信。張良。周亞夫。樊噲。陸賈。董振。威於外。則醜虜聞風而遠遁。朝廷安枕而無虞。陛下可無北顧之憂矣。雖然。萬一得人如漢之盛。臣又恐陛下未能若高祖之用三傑也。臣觀謫李綱於散籍。遣聶昌於虜庭。則知陛下知求將相。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矣。此臣願陳者二也。臣又聞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

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戰。必勝矣。所謂道者何。孫武謂人和謂道是也。孟子亦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黃石公亦曰。得道者昌。失道者亡。臣觀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者。得道故也。况方今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齒之衆。反為醜虜踐蹂。侵侮不能頓却者。臣原其所自來矣。蓋失夫人和之道。無多助之至故也。何以驗之。臣聞王師之出。三軍多不同心。而醜虜反能死敵。先鋒一挫。則後殿解散。而不前。故所戰多不克。所攻多不破。使其同心協力。犯難忘身。悉効虜人之死敵。則彼未必敢深入也。雖然。三軍之不同心者。失人和也。人和所以失者。不能明賞罰也。臣願陛下王師凱旋之日。有功當封者。亟封之。有勞當賞者。厚賞之。仍於將帥之中。摘其尤拔其穎者。倣唐之制。為凌煙閣。命畫史圖形於其上。第其功之高下而次之。又命詞臣贊美

之。仍乞陛下親灑宸翰。重加褒美。恩澤其子弟。旌表其門閭。使光耀於世。以為榮觀。如是。則羣臣皆知陛下明。有功德者。見知而說。而又不吝爵賞。以酬勲績。異時或有驅策。則人人思竭節以報矣。臣愚又欲乞陛下專委監司郡守。多方計會。金穀於所部州縣。出厚賞。廣募強勇果敢之人。以足軍數。預備不虞。緝脩屯營。以安其居處。出給衣糧。以禦其飢寒。修車馬。備器械。訓練於無事之時。以防倉卒之變。蓋諸路屯軍。名存實亡。較之祖宗之朝。十無四五。今又起而禦戎州縣。為之一空。使金賊誅夷。遣歸所屬。則死亡散徙。又不知數矣。臣故願陛下以招軍為先務。况所有禁軍。元係保護王室。為虜所敗。其數亦差減。若不速募精兵以補所闕。則臣恐鄰國得以窺其隙矣。臣愚又欲乞陛下喊賊之後。遣良將於西北之鄙。控扼虜人。喉衿。倣唐舊制。開軍府以捍衝要。因隙地而置營田。或易民田而為之。復募其土著

之民強勇有力者。使之屯聚。携子孫而家焉。析其田而耕之。每屯募兵百人。與田五十頃。支給粟食。以為耕種之資。所收之粟。悉令與之。仍不輟。其每月度支錢。每屯以一石職掌之。因農隙而使之講武。則人無不奮力矣。與其蹈蹂於虜人之足。孰若與吾民為耕食之地。虜人知其為農。而不知其為兵。知其能耕。而不知其能戰。則苟有變起。屯田之兵。必能家自為戰。人自為敵。以護其營田。而力加強悍矣。又乞依法屯兵。以為邊備。則醜虜必不能入寇也。此臣所願陳者三也。臣又聞馬者兵之強。而國之富。監牧所以蕃馬也。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從之隴右。初用大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議者謂漢唐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北蕃。臣聞祖宗之朝。

亦於秦鳳諸處置坊以市馬。其蓄養之法。撫御之方。亦盡善矣。其後
蔡京柄政。玩弄綱紀。後崇尚安濟。居養之虛名。而罷廢招軍買馬之
急務。蠹耗國用。慮不能給。反以市馬之貨。而易珍寶玩好之物。故承
平既久。士不知戰。馬不堪用。一旦邊隙創開。無以支梧。中國素號甲
兵之盛。反不能劫夷虜。鐵騎之勇。其禍實原於蔡京三尺孺子。知京
之名者。亦切齒怨之。雖梟首暴骨。以謝天下。滅族削跡。以快人意。猶
恐其不足也。臣愚欲乞殲夷金賊。安撫黎元。即下詔。委河北河東監
司。選擇近西北鄙田野平夷。可以興作牧養之地。遵唐舊制。創為八
坊。每坊以右職兩員為監牧。於鄰近運漕茶貨。收歛鹽酒課利。以充
市馬之資。仰監牧官多方搜買。西北良馬。以多為貴。蓋馬生其地。則
習山川之險阻。而可用。仍乞重立賞罰。不許受人私託買馬。應馬繞
入境。即委守邊吏具數申樞密院。又令諸坊季終申奏所買到馬數。

復以邊吏所申之數驗之。則知其馬不耗散於人間矣。或監牧受權
貴之私。以駑駘之馬而易之。則許人陳首。又於其坊左右前後。以官
田易民田。二百頃為芻秣之地。又依府兵之制。寓兵於農。而募民耕
之。如是。則馬盛而兵不乏矣。或民苦官田遠而不與售者。給時價償
之。無奪民田也。仍乞以此意諭於民曰。國家以所廢田而養馬。非奪
民食也。特欲捍侵侮之虞。安社稷之計。使汝等全生樂業。無擾攘之
患耳。則民心忻然而從。無復嗟怨矣。監牧官歲令一換。使無怠心。賞
遇之禮優於他職。功勤既著。蕃蓄有加。則別議旌酬。如是。則臣將見
馬盛於唐。西北之勢無患。平不弱也。此臣所願陳者四也。臣又聞唐
太宗斬張蘊古。既而大悔。曰。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
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
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

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徹樂減膳之意。臣以是知司獄者。生民性命之所係。常刑雖不可廢。恐弛民之禁。而致亂。然刑期于無刑。則用刑者亦宜以寬平為尚。治獄者亦當以鑑察為先。雖罪至於死。尚當重審覆奏。而慮其有失。矧夫構陷非辜。而必寘之死。則天氣不和。地氣鬱結。明為人非。幽致神怒。毒流天下。貽禍邦家矣。臣竊見地年。治獄之官。賦污不應。受人之私。而誣殺良民者。不可勝數。姦胥猾吏。從而挾勢肆為蠱毒者。又紛如也。或受賂而欲脫死囚。則嚴拷連累之人。而承之。洎其奏成。飲以毒藥者。有之。或犯強盜偽印之類。獄吏即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教其牽執富民。固有訟一事。而羅織數百人入獄者。有之。或挾仇讎。而遭鞭笞者。有之。或恃酒肆。狼而暴虐者。有之。或為人陷。穿吏復賂而擠之者。有之。故一富人入獄。則獄吏所得多者。數百千。少者亦不下四五十千。富者重囚。反輕省。貧者輕囚。反重。其或

詞人才士。身在貧羸。不幸罹於憲網。藉手無金。難以求活。則雖挾伊管之術。懷儀秦之辯。亦無以伸其喙。不過坐待其斃而已。嗚呼。天下司獄。易地皆然。聽訟者本以理民之寃。為人構禍。反受困辱。抽腸擗舌於呻吟之間。不至於死者。幸免而已。昔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豐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史稱其仁。唐太宗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臣以是知王政本於仁。息所以愛民厚俗。而使德澤流於無窮也。今之獄吏。暴虐太甚。一月之間。死者十數。而未止。比年以來。東南獄死者。不知其幾千人也。父子兄弟。生致離散。悉歸怨於國家。以謂不能選賢蒞官。故罹此禍。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日之難。豈不原於怨氣所致歟。臣愚欲乞陛下嚴

降詔旨革絕此弊專委憲使痛懲獄吏應州縣蒞獄之官有受賄枉法而陷殺良民者並乞處斬應獄吏挾私而陰殺人或受賂一錢以上者亦乞處斬民受其屈而憲使不為按察者許實封投狀于觀察使仰附遞以聞蓋自古致治之君以德化而誘民以刑法而繩吏然後能收威柄而立治功况今衰亂之後姦生詐起其風滋甚若非嚴刑峻法以懲獄吏則其弊未易頓革臣觀陛下詔旨則視民如傷惟恐其失所獄吏之弊想未知耳伏願陛下俯察臣言惻然矜憫大加惠愛速與革絕庶使無辜之民不死於獄卒之手則天下幸甚臣觀唐玄宗即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臣以此知獄吏所以誣殺良民者守令姦賊不能奉行君上之詔令也守令所以然者吏部受賂多以庸猥之人而

為之故也然則欲革其害實在陛下若能效玄宗親選守令以布州縣則民不罹此咎矣故曰百姓有過在于一人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臣所願陳者五也臣又嘗唐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臣以是知明君賢主以仁化天下作為刑書者俾民知所避而已不幸而犯於此則無可奈何又豈切切然擠民於死地哉今天下有犯至輕之刑而不免於死者多矣試舉其一二陛下當以生靈為念因類而推則天下之幸也臣竊見天下租稅不均富者以兼并而致豪橫貧者以匱乏而受困昔皆緣蔡京在朝科率無度而州縣之官又復曰此而歛財於己故庶民傾囊倒廩不足以充官府之歛又復減價而鬻產甚至歛獲纔畢執契行貸富者掉臂而不顧逮其為人替倩又復減租稅而求

售固有買一頃之田。不能承二十畝之稅者。以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故產去稅存者。官租無由而贍。有訴于官。乞為退割。則吏復受賂。不為施行。縱或退割。未幾又為富民計議。暗退還之。洎其二稅不輸。官吏催捕。私為囚獄。劫其衣食。苟不如欲。則羈係縲紲。艱苦萬狀。或時丁溽暑。囚被腥孽。寢以成疾。於是死者相枕。不可以數計。皆臣目擊之也。有司雖知而恬不憫察。憲曹雖或行空文。覺察而終不能去其害。嗚呼。此乃產去稅存而致然也。初未嘗有犯於國憲也。臣愚欲乞陛下選差臺諫之臣。每路遣一人。巡歷州縣。暫借僧寺為均稅司。許百姓陳訴產去稅存者。悉為均攤得產戶。或有薄產而稅多者。亦有量坐外餘者。均之。及天下富民多寄稅於有官之家。以免差役。亦乞立限許自陳。歸心限外不自陳而為人告首者。除充賞外。並沒入官。應有官之家。以品數量坐外餘者。並同編戶法。又臣前書所論營

運錢。亦乞委均稅司召集人戶。依實指證。重為推排。如後有科需。仰自推排。籍日為始。庶幾民無怨咨之聲。或吏受賂而均稅不當者。亦許人陳訴。仍均稅之後。有過割稅租者。要到官親入認狀。庶免暗坐之弊。如是。則租稅均而輸納易。無辜而被囚者。無有矣。臣又嘗念天下之民。為蠅蟻之寇。鼠竊狗盜。即妄訴于官。以為強劫。或失火而病其廬舍。則挾仇敵而訟人。以為放火。有司不復体察。即行根提。巡捕官希覬爵賞。不究虛實。擒捕無辜。囚于狴犴。又委獄吏痛加鞭笞。勒其必承。訟是而死于獄者多矣。或以案成慮有後言。貪其賞而飲毒以殺者有之。或不與之食而餓死者有之。故州縣巡捕之官。教良民而取爵祿者。恬不知耻。至有監司郡守。因民陳訴而發摘者。又受巡捕官賄賂而罷議。此亦臣親覩之也。臣愚欲乞陛下督責憲使。常切覺察。巡捕官復循前執教。良民妄冒功賞者。即與先斬。後奏。蓋今日

之弊當以嚴致平而不可以寬守之也。臣所論二事皆民間屈抑之大者。雖斬妄冒之人。首領未足以償天下之憤。安有仁君在上而肯赦無辜之民耶。堯舜禹湯忍為此耶。羣臣知此而不告。則不識待陛下作何主耶。此臣所願陳者六也。臣又聞漢高祖初定天下。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政。總覽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聘陸酈之辯。明矧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兼收並蓄。所以長有社稷也。臣竊聞比者朝廷得爪牙之將。領熊羆之士。掃蕩邊塵。捷音屢報于天。閣。臣於是喜而不寐。然臣伏願陛下明鑒高祖之用人。使文武相配。共圖治功。則萬世永賴。臣愚欲乞國家優於武學。廣收虎臣。其法與太學等無似。上皇時。廷為文備。不求實效。伏乞陛下明詔諸路。有知兵書。習武藝。善謀斷。籌畫通達古今。縱橫辯論者。並許自陳。所屬發遣詣武學補試。仍乞立法。各因其長。而收之無拘一律也。又乞依三

舍之法。而升黜之。月書季考。擢其才能者而官之。臣將見號飛將軍而稱智囊者。多多益辦矣。臣又聞以蝸蚓之餌。而垂海者。不足以得吞舟之魚。則道足以擬儒林。德足以拔流俗。廣葺強記。而取為章句。儒。雄材大略。而不就科目。選者有之。臣愚又欲乞國家設德望科。仰諸路有鄉閭孝友。信義廉恥。通經史。有智謀者。許縣薦之。州試其所通之學。而薦于省。每三年令一州舉一人。仍乞重立法。禁絕權貴交結私舉之弊。無以頃時舉八行之人。有廬墓而生子者。亦有不從父母之命者。如是則徒以德望之科。為仕路捷徑。而人材無益於國家。其有州縣所薦至之人。伏乞陛下親策于庭。問以古今。考以時務。試以才斷。有卓然不羣者。按而用之。則有德有行。多聞廣見者。藹然出矣。臣又竊觀豪傑之士。亦多結髮僧俗。忍飢讀書。若九經庫。若五總龜。十吏泚筆。而待千言。占口而成者。有之。然不羈之才。高世之俊。

非以大科不足以搜羅天下英賢。臣又欲乞依祖宗舊法設賢良方正科。許有官君子及布衣之士同試。其黜陟自有成法。陛下但舉而行之。臣將見豪傑之士于于然而來矣。臣又嘗議詩賦經義二者皆有弊。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誇世而取寵。不適於實用者。詩賦之弊也。幼童而守一經。白首而後能言。說堯典二字而有十餘萬言。荒唐虛無不務根本者。經義之弊也。以臣觀今日文章之弊。而不足以得人。則孰若去經義而取詩賦。蓋自舍法之行。學者專守一經。而不談古今。務為黃老之虛詞。不究經史之實錄。至於歷世興亡治亂。例以為祭終之芻狗。而後之士龍。而略不經意。其所以釣爵位而取榮耀者。未過盜竊古人緒餘。置齒牙間。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較一日之長。以歆豔有司耳目而已。故平昔無經笥之譽。一日有瓦注之巧者。紛如也。問之以前世興亡。則茫然失措。而面頰發赤。甚至身處

班列。而朝廷舊章不能知者。蓋彼其所蘊既不厚。則發為文章必不汪博。所識既不廣。則處之事變必無持操。故白華科以來。朝廷大臣抗節不回。忠言蹇蹇。赫然與秋霜烈日爭嚴者。幾希。詞學燕茂。使後進仰之。猶泰山北斗者。幾希。奮不顧身肯死國難者。幾希。沾沾小人奴顏婢膝。炙手權門以求速達者。滿眼皆是。自去年春金賊入寇。朝廷之上。肯奮身而與國同難者。惟李綱聶昌兩人而已。其次范訥輩而已。至於耿南仲吳敏李邦彥之流。徒能敗我國事。智謀何乏。取我比者。金賊再起。聖詔懇切。搜求忠義。臣以布帛之賤。不食國家寸祿。尚能懷忠感憤。欲効柏者。乞天子一節。持入虜庭。掉舌下之。願教身以安社稷。惜哉。州府未能發奏。故使臣忠義之氣。無由一吐。至於以經義取高第而享爵祿者。反視國家之難。如越人視秦人。肥瘠而不加喜。感於其中。甚者差以運漕。尚且畏憚而不前。規規為全身計。况

肯當鋒鏑以立忠誼耶。臣以是知醜虜為孽。而未能風驅電掃者。雖本於脂膏。不足以立大事。抑亦經義科非所以得豪傑之才故也。臣觀祖宗朝以詩賦而取士。則士無一經之專。貫綜墳典。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往古之存亡。用兵之得失。行事之成敗。雖夢寐亦能記錄。况其醜藉瑰偉。則英風銳氣。無施不可。故鎮撫國家。則有司馬光。寇準。丁謂。韓琦。輩。肅清邊境。則有王韶。鍾傳。舒亶。种諤。輩。決策運謀。則范仲淹。童惇。富弼。呂惠卿。之流是也。抗章直諫。則唐介。包拯。董敦逸。鄒浩。之流是也。歐陽脩。及宋郊。兄弟。則功業之外。職於修史者也。楊億。王安石。父子。則政事之餘。長於經術者也。石曼卿。梅堯臣。之流。則詩高于天下。黃庭堅。蘇軾。則文冠于古今。得人之盛。未易縷數。然其間。文足以拔英躔。而驚翰苑。武足以奉王命。而挫虜威。持鯁諤之節。而敢言奮忠直之志。而犯難。章章不可掩者。亦不下數百輩。求

其所以致之者。特詩賦之科而已。蓋學詩賦者。可以兼經義而得之。至其專於經義。則其所學必不廣矣。今之學者。必曰我能窮理盡性。觀祖宗時文章。理何嘗而不窮。性何嘗而不盡。况此特可為畫餅之虛名。而不可以為經邦之實用。則二者優劣較然明矣。臣竊聞朝臣有好為虛無之言者。曰唐以詩賦取士。而明皇幸蜀者何也。臣以是知其特欲明一己之私見。而外天下之公議。不過爭權怙勢。互相詆毀。不為社稷計也。殊不知明皇再清內難。開元之初。幾致太平。海內富庶。四夷咸賓。漫淫貞觀之風者。蓋以詩賦而得人耳。迨其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臣浸疎。讒諛並進。溺於遊燕。耽於酒色。以李林甫。楊國忠。為輔佐。以安祿山。哥舒翰。為爪牙。病生於心腹。而不知禍起於蕭牆。而罔覺。一旦豺狼為患。尚且心醉。宜乎有播遷之難。然則明皇幸蜀者。乃以其不能用剛正之人。而近讒諛之賊。故罹此禍。豈詩賦

之罪哉。臣知為此語者，特腐儒不通變耳。特背公而營私耳。臣愚欲乞陛下速降詔旨，革經義科，許天下之士習詩賦，以應選。仍所問之策，禁絕虛無，惟求古今成敗，可以為後世鑑者。及通於時務而有謀斷者。則臣將見得人之盛，又復如祖宗之朝，而致治之美，高邁於熙寧之初矣。陛下若能奮發睿斷，用臣之策，則武學足以得虎臣，德望足以搜遺逸，制科設而不世之才出矣，經義華而博學之士至矣。朝廷乏人，臣未之信也。陛下今日縱為權臣詆毀，而不用其策，然他時經義不足以得偉才，亦未免用臣計也。與其追用於已事，孰若決行於未然。幸願陛下裁之。然科舉之法，又有大不公者。臣亦為陛下縷陳之。蓋比年科舉，多為富兒貴族於詔旨未下之日，預以金帛交結出身之官，又復賂監司必差此官，以赴本州考試。固有得問日宗旨，以歸募文士而預為之者。有得成篇以歸，俟入場而寫之者。有得一

古字三場通用為點記者，有與主文故舊以平昔所講之題而問之者。有主文受其賂，自斷決得復賂才能之人，而成其文。庶使不辱於選者。甚至考官之來，有求見於道周旅邸者。有受燕于舉子之家者。有携俠客而來，陰求賄賂者。其所差封彌謄錄之人，又多受豪強之賂。預錄才能之士姓名與之。慮其軋已於封彌處，陰為之記。或復尋而炳者有之。或投於井者有之。或節其文詞使讀之無叙者有之。封彌謄錄官，又徒備負而不覺察，故空號禮闈之嚴，有司以歌酒自適，殊不以考較為慮。洎其及期，則除私取之外，不過收拾文理合己意者，足其額而已。故前期十日，而其名已達於外者有之。臣嘗求中程試之文而讀之，其間未必皆無病也。或昧於古今，而以漢為唐者，或不通經旨而誤引證者，或全錄前輩時文者，或使故事而誤其姓名者，或以神祖而為祖考者，綴緝不根之語，而不答所問者，色色有之。致有士人指考官

受賂之汚。擿舉子謬中之失。而訟于有司。則上下互相掩覆。不為体究。故與其選者。人不以為榮。或素不知經。而識字有數者有之。或能誦時文。而不知經史者有之。或塵垢齷齪。而言語無味者有之。或屠沽博奕。輩而誤墨成蠅者有之。此皆緣賄賂不公。考較無術。故也。嗚呼。祖宗科舉之法。本欲網羅俊彥。其弊至此。不識得若輩。可與圖治耶。至於孤寒之士。棲遲乎道藝之域。休息乎編籍之園。博覽強記。好古有素。談經可以重席。下筆幾於有神者。反以空囊敗橐。無為先容。遂尔擯斥者。紛紛籍籍。甚至有知其必不與選。不能與羣。輩較短量長。於是遁職高卧。而不就試者有之。此非科舉之法不公也。有司受賂之弊也。亦以經義多荒唐之語。而能為空文者。一人而兼數人。故也。故凡士人將就試。則預採時文。膾炙人口者。以經意分排門類。每一門撰義數道。俟其入場。即以所問之題。而參合辭意。相類者。依本

臆錄。謂之迎題。或預料有司所問之題。而撰成全篇。至有五篇皆備。略不措意者。况此革科以來。每一義題。兩學前後。傳寫不啻數十篇者。有之。其辭意不出乎此。有識之士。不欲籠蹈其迹。或穿鑿而為曲說。後進無識者。或全錄而不更一字。有司亦不能悉究。至於糊名一判。則濫進者。悉皆與榜。信乎經義不足以得人也。若選以詩賦。則前弊皆可革。蓋詩賦不可預成。縱可料題而為之。亦不過得其實事而已。其聲律逆順。非敢苟也。如是。則彼方為己。猶且不贍。何暇及他人哉。臣愚欲乞陛下。察臣所陳。垂憫孤寒之士。無負其稽古之勤。嚴降詔旨。痛懲此弊。應今後科舉。有考試官受賂挾勢。而私取人者。許士人陳訴。監司考覈得實者。悉同受枉法賊坐罪。仍禮闈取士一切法度。乞行嚴察。無覈前弊。如是。則孤寒者得以進身矣。此臣所願陳者七也。臣竊觀天下所以入於衰亂者。皆緣冗食之民衆。而無補之費。

多設國用之而軍儲不給也。臣愚欲乞陛下明斷一切冗食而無補者悉行罷廢以充軍餽則養兵有糧而無餽乏之患矣。臣竊見上皇為姦臣誤國壞亂綱紀漸次陵遲欲去前非尚賴陛下振而起之。革而新之則功業昭著而規模宏遠矣。若規規於仍舊貫而不能因革損益則天下何望於陛下。上皇何急於禪位也。蓋上皇所以下罪己之詔而禪大寶於陛下者亦知其為姦臣誤謀法度隳廢無以支持誠欲陛下為振其頽綱而已。或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為孝者此乃儒臣不知權變之言也。臣謂方今法度有不便於民不利於國者當一切更張之。正孟子所謂如知其非義斯速已若何待來年是也。臣所謂冗食而無補者何也。臣觀天下神霄宮實國之大蠹此亦蔡京王黼誘致姦黨共以妖術欺君罔上故創此宮脩飾華麗所費不貲。四時祭醮又蠹國用謂之知宮者不過挾勢欺民規財養婦飲

酒茹葷不修身檢恃崇道之勢而動與士大夫為等伍肆為姦賊陷於憲網者有之。求其精虔祝壽者蔑如也。謂之冗食而無補信其然乎。况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之歸者本一也。今立兩君於宮中者其意安在哉。此蔡京欲為王莽之篡故陰令林靈素以妖言化上皇而為之。其意欲為分天下之識也。又况天子所都者大梁四海九州莫不賓貢于此。今通滿中外州縣皆立王宮是亦蔡京欲北各據有一方之識也。祖宗之朝肯為此乎。祖宗之臣肯勸勉君父而為此乎。然則今日所以亂者未必不兆於此也。臣願陛下速降詔旨悉與罷去所有知宮道衆各令還原觀仍給還其宮與原住僧改正寺額。所有儀像乞移於玉皇殿配享此亦臣慮陛下不欲毀去恐傷父子之仁故也。然上皇英斷能以理推今日之難如此欲安我二百年之社稷則豈宜以一已而妨天下之大計哉。此特土偶人耳毀之無傷乎。

上皇之盛德。而足以成陛下之大功。則毀之亦無害也。所有神霄宮田多者五十頃。少者不下十頃。所養之衆。不過十數人而已。況不能與國家之緩急。徒使之歛財於己。以為私計。臣愚欲乞陛下悉委守令拘收其田。立課召民承佃。所納稅租。及宮中見存養之糧。悉充兵儲。又籍沒天下宮中供器。亦可以為養軍之用。實良策也。臣又觀天下應僧寺多田者。或至百頃。而養僧不逾百。負者有之。故凡諸路大禪刹多者。為姦猾之僧。賄賂監司郡守。而求住持。酣酒嗜肉。而不為焚脩者有之。營私剋財。而不養僧衆者有之。狂狷優倡。而不脩戒行者有之。故每住一刹。則歛國家之常住。以為親戚之私藏者。比比皆是。臣愚欲乞陛下詔諸路專委守令。應律寺則契勘見存僧計數目。禪刹則契勘逐年所養僧行數目。並與量數支給口食田外。餘者並沒入官。所有稅租。即量坐之。其田亦募民耕。以所納租為軍儲。與其

為猾僧計會之餘。則孰若為養兵供餽之費。所有道觀亦乞依此法。仍天下諸州國忌齋錢。欲乞罷之。國忌日。令禪刹自備齋食。則計天下歲之所省。亦不輕矣。願陛下無猶豫也。臣又聞祿者所以代其耕也。方今有官君子養之。既有常祿。其所任之處。又或有職田之俸。君人者一視而同仁。則均有之可也。今又或有或無。而不均。或多或寡。而不一。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下詔。應有職田處。悉皆罷支。所納租米。乞充軍儲。陛下能用臣三計。則倉廩實。府庫充。招軍雖衆。無患乎乏糧矣。此臣所願陳者八也。臣又聞君以兼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是故立敢諫之鼓。置誹謗之木。開言者之路。采天下之策。此堯舜禹湯所以昌也。比干剖心。箕子為奴。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此桀紂幽厲所以亡也。臺諫雖卑。實可與宰相等。何則。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發擿有過。百

僚震恐莫敢為心義者實有賴於此。蓋御史臺為朝廷之紀綱。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矣。臣聞頃者蔡京專權。懼人議己之失。欲掩上皇之聽。於是所舉擢而進者。多其死黨。阿諛順旨。共成姦惡。以為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諫官久虛而不除。臺官取庸以充位。故苛吏繇役。民失農桑之時。獄官深刻。民受誣殺之辜。守令奸贓。殘民害民。滋甚。而朝廷大臣。方且愚弄綱紀。有同兒戲。陰懷叛逆。欲分天下而有之。無肯為上皇言者。浸淫日久。遂致大亂。幸賴祖宗之靈。六賊奸計屢敗。未至篡國而已。嗚呼。臣輩去年春。金賊初起。邊臣告急。奏章累至。蔡京父子匿而不達。乃收拾金寶。索自為備。在朝大臣。亦皆作去計。略無一分捍禦之意。直至虜寇漸逼。乃始奏聞。此臣得之於陳東書也。臣始讀之。不覺掩卷浩歎。國家何負於大臣。乃亦耶。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豈虛言哉。既而忿氣拂膺。恨不能

仗劍悉剖諸大臣肝膽而食之。未足以快臣心也。臣亦知其所自來矣。蓋本於不能擢臺諫之臣。使常言天下之得失。故至此耳。尋後竊聞陛下優選忠諫之士。以任臺諫之職。臣知黎民赤子之幸也。於是洗心傾耳。以俟其言。天下之大利害。試以觀國家之得人。想望風采。為日久矣。今得其言。不過紛紛細碎。未有太過人者。又豈太平而全無可言耶。抑亦持祿保位而不肯言耶。畏罪謫而不敢言。為權臣抑塞而不得言耶。以謂太平而無可言。則干戈正此紛拏。蠻夷尚未賓從。政事風俗。浸已不振。祖宗法度。廢而未舉。四海俱無歡聲。萬民志有變色。天子未必皆善。大臣豈能無過。非可謂之太平也。若欲保位持祿。而不肯言。則未得位者。當修其辭。既居其位者。當死其官。如其為身謀。蓋亦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豈可為一己之私。而廢天下之大計耶。若謂畏罪謫而不敢言。則明主不惡切直。以博觀忠臣

不避重誅以直諫。折檻而呼。顛得從龍。逢比干於地下。遊者果何人哉。身在諫職。則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矣。豈宜畏罪謫而緘口耶。若謂權臣抑塞而不得言。則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置笏于地而求退者。能使上歛容而謝者。其誰歟。言路既塞。則高飛遠舉為赤松遊可也。不然。則嬰逆鱗而干斧鉞之誅可也。何苦畏權臣不敢直諫哉。臺諫之臣。知此而不言。則是負陛下也。不識今日之所謂諫臣者。果有面折廷諍如王陵者乎。有守節死義如汲黯者乎。有刎血汙車輪者歟。有出行避駟馬者歟。一知其必無有也。蓋天下之士多能載於空言。不能見於行事。往往在布衣時。則能忠言直陳。雖犯主之顏色而不辭。及其處之以諫諍之職。則保位持祿。殆有過於阿諛者矣。嗚呼。此輩何足算哉。使臣見之。當唾其面而大辱之。臣願陛下優選直臣。以任此職。今朝廷之上。謫籍之中。布衣

之列。豈無其人耶。陛下第明鑑而博採之。又乞立法。庶擢臺諫官。雖宰相遴選。陛下必親策于庭。試以十事五事。評往古之成敗。予以觀其所學。五事問權臣之得失。予以審其敢言。如是。則可以得人矣。若復以柔顏軟語。妾婦相者為比。則臣將見大臣擅權。綱紀大壞。又甚於前日矣。臣聞呂元膺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德宗問其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謂宰相曰。元膺有謹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謂如何。李藩裴均賀曰。陛下納諫。超越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請留元膺給事左右。臣以是知德宗所以能懲文奉天之難。而復治者。蓋能廣求諫諍之臣而已。雖一人之直。尚不遺棄。必置之左右。而不使外侍。臣愚欲乞陛下每用諫臣。悉以古為法。大臣朝見議政事。臺諫官得隨進與聞。仍許臺官退而辯論。可否以陳之。或三月而不進諫者。罷之。又乞陛下親灑宸翰。榜于朝堂。昭告臺諫各

耳以忠誨自立應天下之利害。朝臣之善惡。政令之僻。違紀綱之當。否數陳。彈奏不耳。隱情庶使。嵌巖遺逸之士。知朝廷有從諫如流之美。於是戚戚然動其心。戔戔然纓其冠。而來游于闕下。願進其謀。以致君於堯舜。納俗於成康矣。此臣所願陳者九也。臣又聞上言之以為命。下稟之以為令。故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者。皆欲其盡臣子之禮。而無敢怠慢也。嗚呼。古之要身而為臣者。雖遣之赴湯火。冒矢石。亦犯難而竭節。况夫宣布詔令。以告于民。用心不勞。而用力不多者。其忍違上之命耶。臣竊見比年以來。州縣之官。施為不法。以受賂營私。為良晷。以奉詔。卹民為餘事。朝夕所以念念。不過燕遊而已。酒色而已。財帛而已。為子孫計而已。曷嘗以理民為務哉。至於國家頒詔。本欲使天下士庶。悉體聖意。以布德化。柰何守令非人。略不奉行。者有之。甚至其言微有皮。及於州縣之官。則匿而不示。遂使天子德意。

無由下達。故人心携貳。事罹艱苦。又歸怨於上。蓋頑民悍俗。不知天子本有恤民之深意。而守令不能奉行。徒為殘賊耳。欺君罔上。莫此為甚。臣觀陛下即位以來。寬大之詔屢下。然州縣官吏。前弊未革。亦不過掛之屋壁。徒為文具而已。初未嘗見其遵行也。今夫周官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于木鐸。蓋將以禁人。則宜使之皆知。不使之皆知。及犯令而刑之。則是罔民矣。然則先王號令。必使家至而戶曉之。故曰。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臣竊觀方今詔旨之下。則所知者惟官吏而已。或詔下逾年。而民未及見者。何其風俗衰薄。不足以望古耶。此非國家之罪。郡縣無良吏致然也。臣又觀之。抗勅命者多矣。特上下相蔽。而無肯發擿耳。臣愚欲乞陛下痛責守令。應詔書。曰。即頒于庭。以示百姓。仍存問緩急。悉令於要關之地。書壁曉諭。庶使有目有趾者。皆得以仰觀聖詔之懇切。而知天

子有軫念之勤。則人人思奮忠誼矣。仍乞督責守令。應朝廷有改常
憲。禁絕民害。即令施行。無致稽緩。或尚循襲舊風。有違御筆者。即與
除名勒停。如是則詔旨無患乎。不宣布民情。無由而不諛服矣。此臣所
願陳者十也。臣所進三書條陳當世利害三十餘事。實為切要。然其
間觸權臣者有之。忤天聽者有之。或結怨於富貴之門。或貽怒于臺
諫之官。臣非不知李雲以草茅之士。露布上書。遂至誅死。臣區區不
避於此。而敢抗直言者。實願以身而安天下也。臣初則欲乞朝廷以
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說虜主而使之內附。臣當時若有此行。
亦必烹於鼎鑊。既而此志不遂。而猶敢以三書干瀆宸聰者。臣知天
下大利害皆備載于此。而無少遺。使其言得達于陛下。而萬民受賜。
則臣雖死于朝。不辭也。臣願陛下明斷。必用臣計。則非徒朝廷安。天
下之民舉安。萬一權臣嫉怒。指臣為狂生。則乞陛下集朝臣而問之。或
臨御樓呼行道之人問之。召京城耆老而問之。必謂臣之計為可行。
而大臣之言為忌進也。昔蘇世長進諫至切。唐高祖色變。既而笑曰。
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臣今日亦請以此語
為陛下獻。陛下用臣之計。而賜臣以死。則臣死有光輝。含笑入地。無
恨也。若不用臣之計。而免其罪。則臣非所願。蓋臣以寡援之身。必死
於他人之手矣。史有之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臣雖微賤。
能鯁峭而敢言。朝廷有直臣。則天下太平矣。果辱陛下怒其狂妄。則
臣尚有骨鯁之言。當進天聰。豈不能裨補國家萬一。惟陛下裁之。

